





第一七八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秋宗朱辨義	春秋通論	春秋世族譜	春秋長歷	惠氏春秋說
--------	------	-------	------	-------

清張自超撰……………一	清方苞撰……………二九一	清陳厚耀撰……………三五—	清陳厚耀撰……………三九三	清惠士奇撰……………六二七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宗朱辨義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涓

給事中臣溫常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宋大樽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宗朱辨義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

國朝張自超撰自起字彙數高淳人康熙癸未進士是書大意本朱子据事直書之旨不為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頗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宗朱辨義

此事屬詞之旨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為魯之大夫於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宋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不係乎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弑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悅晉於定公八年從祀先公以為昭祔成廟定公所祀之高曾祖禰仍是文宣

成襄皆確有所見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為名而參求經傳務掃宋以來穿鑿附會之說實出自心得者為多後方苞作春秋經解多取材于此書近時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闕如編以外此亦善本矣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宗朱辨義總論

經旨先儒講解切當不可易者不再發明其前人不合之說後人已有辨者不再辨或雖不合而於大義無關者亦不置論凡所辨論必反覆前後所書比事以求其可通又合諸儒之說參互斟酌去其非者存其是者未敢以臆斷也其於朱子則已言者引其言未言者推其意間有非朱子之意或朱子曾言之而鄙見微有不然者亦未敢阿私而曲殉之也總發大義列於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義列於卷首

孫明復以為春秋有貶無褒朱子曰如晉士句伐齊聞喪而還分明是褒之夫王政不行而諸侯放恣專會盟擅侵伐其事原無可褒至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尊周損楚聖人取之者則固以寓褒於貶也而其他彼善於此之事其辭若許之而其意若有憾者則又以寓貶於褒也朱子曰春秋貴仁義而賤功利貴王道而賤伯功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亦不廢五伯之功通乎

此則褒貶可知矣其需褒於貶寓貶於褒之義可知矣
蓋聖人非有意以為褒貶據其事直書之其事是則其
辭若褒其事非則其辭若貶其事是之中有非非之中
有是則其辭若以褒為貶若以貶為褒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
作非以存王迹以著王迹之所以熄而詩之所以亡也
會盟侵伐諸侯自專而王不能禁弑君篡國而王不能
討繼世而上不稟命又擅廢立之大夫世家而國無命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

卿又專殺之王世子出會天王下勞而不知其非朝伯
主不朝天王而相沿以為故名為攘楚而實則爭伯名
為請王命而實則役王臣不特戎狄四侵吳楚強橫以
為大亂之世也而內諸侯之無王伯主之無王亦已甚
矣夫子筆削魯史直書於冊而罪之大小俱著故孟子
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春秋有書事在此而示義在彼者有書事在前而示義
在後書事在後而示義在前者有以不書示義者有以

疊書示義者有煩文以示義者有省文以示義者有開
文以示義者有微文以示義者有義係乎人而其事不
必詳者有義係乎事而其人不必詳者有書其事同文
而義在各著其是非者有書其人同事而義在分別其
善惡者有書一事而具數義者有書數事而明一義者
茲是非以筆削而見褒貶以是非而見比事屬辭春秋
之教固無待於鈞深而索隱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

諸侯侵伐魯君大夫不與者文公以前使則僖二十八
年晉侯侵曹一舉爵伐則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
邾人伐齊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二十三
年齊侯伐宋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六舉爵而已其他稱
人而諸侯大夫不詳者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雖大夫
將而皆諸侯之事不必名大夫不必舉諸侯之爵而義
自見文公以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詳大夫之名以
見義非大夫將者則舉諸侯之爵以別之其有不必詳

者亦從畧書人故前則書人者十之七八後則書人者十之二三此春秋之大義也諸儒於前之書人者聚以為貶至於事有差善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為將卑師少其於後之稱名稱帥師者聚以為無貶至於事有極惡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為不待貶絕而惡自見是非予奪遂至失實朱子曰夫子作春秋當時之事實寫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若云去其爵子其爵賞其功罰其罪却是謬也

并見各條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句解

春秋紀事之書也而義即在事事之中苟攷於事不得其實則索其義有不可以強通者矣諸儒於事則全信左氏於事之合禮不合禮者則衷三種以斷之夫周禮之舊當孟子之時諸侯惡其害已而去之其詳已不可得聞而況漢儒襍集之書其可盡據以論春秋哉左氏之浮夸其不可全信抑又明矣故春秋有不可卒解者不當以三傳同文古禮可徵而竟不一闕疑也諸儒惟坐不肯闕疑故信左氏者取諸左氏不信左氏者則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句解

撰以已意攷證三種者則以三禮之成言斷春秋之已事而不知漢儒附春秋及三傳之說以為禮者正多也

詳見各條下

朱子解經於文之難通者則曰疑悞疑衍疑有闕文於義之不可以卒合者則曰未詳於兩說之可通者則曰未知孰是於禮之無可徵信者則曰不可攷夫以朱子之博於學而精於理其解經之虛公嚴謹且如此何說春秋者復自以為能觀其大而會其通一句一字無漏義耶竊恐悞文不特郭公闕文不特夏五疑義不特桓之十三年不書王及兩闕秋冬而已也

如何却道王人不書字據其救衛故書字推此則知

爵氏名字因乎舊史非以寓褒貶也

詳見各條下

十二公即位不即位文定以為上既不稟命於天王內又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是也而於桓宣不可以通則以為如其即位之意以著其無隱先君之心又於定公不可以通則遂無說非也朱子曰書即位者是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之書即位是桓自正其即位之禮於是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公之書即位不書即位可以通矣

詳見各公元年條下

三傳言侵伐各不同李氏駁之極是文定以為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亦未盡當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以討為伐固為不可而所云聲其罪者亦非受伐之國果有可伐之罪而伐人國者欲加其罪不患無辭耳蓋伐云者執言而來陳兵於境必服而後去之不服則戰不戰則守之固則圓之守之不固則入之故春秋書伐之後則有或戰或圍或入之事而書侵

無之無所執以為言入其境而即去志不在於服之不

及其戰何用其守不暇於國何至於入哉乃文定以為

潛師則又不然也晉定會王臣合十八國有事於楚而

召陵書侵非潛師可知矣文定於左氏言伐而經書侵

左氏言侵而經書伐者謂為聖人筆削褒貶所係是蓋

以書侵為不予其伐而侵為貶辭也然則易稱利用侵

伐則侵與伐皆用師之名而皇矣之稱文王曰侵阮徂

共武王誓師亦曰侵於之疆司馬九伐之法有負國不

服則侵之則侵非不善之辭又如魯受伐則書伐受侵

則書侵魯伐人則書伐侵人則書侵魯史據事之實夫

子仍史之文初何係乎褒貶哉

春秋會盟隱桓之時散亂無屬齊桓興而始聽命於伯

主桓卒又將散亂而攝於晉文至晉世主夏盟而諸侯

之私會私盟不行者幾及百年晉伯漸衰而春秋之終

其散亂與春秋之始不異矣以名言之則離與參為私

同為公也以事言之則事之公者為公事之私者為私

也以義言之則合乎義者為公不合乎義者為私也其有見於傳而經不書者或於大故無關或又煩而可省諸儒以為惡而削之諱而削之皆非也

諸儒以為春秋於內大惡則諱之夫內之大惡諱弑書堯聖人之不得已也而且以不地著之桓宣釐遂慶父之為賊文姜哀姜之與弑則終不得而諱也其他孰有大於國母宣淫之醜乎孰有大於朝齊朝晉朝楚之辱乎孰有大於郊禘蒐閱之僭禮易許田不視朔之變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之八

逆祀而躋僖公潰倫而娶同姓乎孰有大於刺公子買公子伋之無罪乎孰有大於丘甲之虐用民力田賦之厚斂民財乎則借書於冊矣而又何諱哉蓋聖人據魯史以作春秋其會盟侵伐弑君殺大夫則統天下諸侯以示義至於朝聘卒莖祭祀昏姻立宮城邑一切興作之類則皆以魯事示義事係乎一國而義關乎天下聖人原無所顧忌於魯諸儒但以滅國書取朝聘書如出奔書遜謂皆諱之而不知婉其文而不沒其事其實不

得謂之諱也諸儒又以會盟侵伐之不目公及大夫者為諱然即不目公及大夫而其屬辭曰及曰會即明知其非公即大夫矣何為諱耶諸儒又據左氏事實之詳而經有不書者為諱即其事洵有之而於義無害又無關於國於天下之故或舊史不書或夫子削之可以無書而不書非以諱為義也至於左氏諱尊諱親諱賢之說抑又不然蓋當春秋凌替僭亂之世聖人之道先王之法無有存者聖人正以惡夫禮樂變為干戈仁義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之八

於功利諸侯強而荆蠻橫小侯滅而大族興篡弑叛亂接跡於世而作春秋以著其變亂之實使義取乎諱之則春秋亦可以不作矣朱子曰春秋直載當時之事又曰據魯史以書其事然則何有於諱哉

諸儒以書公子不書公子書氏不書氏為褒貶然攷於春秋內惟公子翬前不稱公子而後稱公子外惟陽處父前不稱氏而後稱氏其他則為公子者始終稱公子有氏者始終稱氏未嘗因事之美惡忽削忽書以示義

蓋以公子而有後於國世為卿以專國政此積漸而為大夫用事之天下聖人因其實以著之而豈以書不書為褒貶哉故春秋之初內有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奪之者貶之也春秋之後外無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予之者褒之也褒貶在事不在氏族名字如諸儒之說是非公罪亂者多矣

詳見各條下

文定論天王崩莒以為志崩志莒者赴告及魯往會也志崩不忘莒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崩莒皆不忘者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之

卷之

室不告魯亦不往也其說最合使準此以論諸侯之卒莒則無不可以通矣而於諸侯莒例以為有怠於禮而不莒有弱其君而不莒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者猶得其義至所云討其賊而不莒諱其辱而不莒治其罪而不莒避其號而不莒以為聖人所削春秋之法者則不盡然也朱子曰春秋崩薨卒莒原無意義蓋其莒莒不書莒上而天王大而齊宋親而晉衛小而滕薛邾杞外而秦楚變而弑君往會則書不往會則不書其當往

而不往不當往而往則因其實以著之而非別有意義也

詳見各條下

公穀以為弑君討賊則書莒不討賊則不書莒而內於桓公之仇未復而莒不可以通則以為不責其踰國而討也於閔公之賊既討而不莒不可以通則以為不以討母莒子也外於宋捷齊光齊卓衛剽之賊既討而不莒於蔡景許悼之賊未討而莒不可以通則多為之辭說非也內而赴於諸侯以禮莒則書不赴於諸侯不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之

卷之

禮莒則不書外而魯往會則書魯不往會則不書因乎舊史非有筆削正朱子所謂崩薨卒莒無甚意義者也

詳見王成公虎條下

說春秋者以弑君之賊未討則不再見經為聖人削其人以誅之也而於趙盾見經不可以通則以為盾非親弑君者為法受惡故聖人貸之為此說者亦未攷於齊商人楚商臣皆弑君之賊而春秋所書之齊侯楚子即其人耳

詳見趙盾條下

殺大夫稱國稱國人文定之說甚得其義弑君稱名稱國稱國人左氏以稱國稱國人者責其君無道自取而文定所謂聖人無私與天為一者即左氏無道自取之義也而於經文書卒左氏以為弑者則又撰為聖人不忍書之說夫春秋書弑君以誅亂臣賊子必不以其君無道而縱亂賊亦無所為不忍書者以遭變為正卒使後人致疑於其故也

詳見各條下

春秋書歸女逆婦諸儒皆從合禮不合禮立論夫禮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之

合與不合義固有之而春秋實以著婚姻為邦交之大也乃其歸女則於紀杞鄆諸小國莒慶齊高固則又以下嫁於大夫而子叔姬之歸齊不書特詳於伯姬之歸宋逆婦則桓莊僖文宣成皆娶齊女而聲姜之逆至不書襄昭定哀之夫人不詳其娶於何氏聖人蓋有意寓乎其間而禮之合與不合則因事以併著者也

詳見各條下

婦歸女條下

楚初稱荆漸而稱人既建號楚而君漸舉爵大夫漸稱

名諸儒於其來聘則曰慕義而來進之也於其稱人舉爵則曰漸進之義也夫春秋之作原以著二伯之功二伯之功在攘楚而顧進楚君臣與內諸侯大夫齊等哉蓋楚非戎狄之比戎狄雖在內地而為患小故其君不必詳楚亦非秦之比秦雖周爵稱伯而不為中國患故其大夫不必詳楚亦非吳之比吳雖驟強而起於春秋將終故其君大夫皆不必詳惟楚則與中國始終為敵使不爵其君不名其大夫則楚之為患中國其實不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之

楚之實不著則二伯相繼攘楚之事跡不著楚之時強時弱亦不著而晉世伯之有盛有衰亦不著矣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在王畿之內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併矣然則春秋豈進楚哉

五伯者趙氏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齊桓晉文也朱子註孟子兩存其說至說春秋如云春秋初間王政不行五伯扶持方有

統屬又云春秋之時五伯迭興桓文為盛則似專主趙氏其意或以皇帝王伯見世道之升降不應湯之前已有昆吾文武之前已有大彭豷韋伯而王王而伯相間而興耳然秦穆未有合諸侯之事宋襄爭伯而師敗身死楚莊僭王聖人正以據楚許桓文必不予楚莊以伯恐當以丁氏所列為是也

讀春秋不得不政事於左氏朱子曰左氏說得春秋事有七八分固當信其可信者也但有與經抵牾者如經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卷之四

四

舉諸侯之爵而左氏以為大夫如經稱人而左氏以為諸侯又如侵伐圍入取滅之類間有不合諸儒往往據之以為聖人筆削褒貶予奪之義所在殊失之也伊川曰以傳攷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此意最好蓋經傳不妨有異同經既書得明白則不可為傳所疑悞也春秋全經合看却是一篇文字天王是題旨齊桓晉文是主意楚是客意魯是線索鄭是波瀾宋衛陳蔡曹許滕邾是鋪襯秦是篇首陪客吳是結尾陪客會盟侵伐

是闕節弑君殺大夫是議論朝聘嫁娶是聯絡郊禘蒐閱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旱螟螽麋鷃之類是點綴其間有起有伏有轉有接有串插有照應有虛有實有景有情有排舉處有細密處有驚策處有閒散處有言外之言有意中之意往復無窮整齊不漏義理充實血脉流通直是千古第一篇奇文逐字拆看則事事有起結有開合逐字句細看則一句一字索之不能極其精推之不能盡其大但須得其大義所在不可穿鑿故朱子曰雜以己意則差舛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卷之四

五

春秋宗朱辨義總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十

高淳張自超撰

元年

有天子之元年

春正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十

高淳張自超撰

月周草般命以子月為歲首仍謂之十一月而末嘗

改月也夫以歲首而書十二月十一月固為不順周

下不倍之義尤不可信宜朱子植喪時王之法大非為

為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義亦在其中又辨

劉賈夫子以為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元有此字然無

論起也蓋既以子為元有正字不應以子為元為春

為冬則週一歲以二冬月終其顛倒四時之序亦甚矣

既以子月為歲首自不應仍謂之十一月始以十月終

以十一月則週一歲之閏周以十一月始以十月終

之三正通乎俗凡立言而從乎時則用夏正凡立言

則皆於冬月而又有正歲之文也而有仲春始布政

以朱子則疑於夏正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早十一月

改月正詩人取義之從時觀於王祭卦臨斷聖人之

月正月為子寅以居一歲之先歲後之論者有以二

為一者其為子寅寅以居一歲之先歲後之論者有以二

合乎夏正然即子寅寅以居一歲之先歲後之論者有以二

夏及小雅之六月棲棲正月繁霜十月之故詩人取用

流火小雅之六月棲棲正月繁霜十月之故詩人取用

之論者不以春秋伊訓太甲之詩者而以伊訓太甲

之論者不以春秋伊訓太甲之詩者而以伊訓太甲

可信雖以三月終而不紀年台詒始以二月三月而後

秋之書春王正月何疑哉台詒始以二月三月而後

辰之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武成惟一月

書出孔安國之說會同諸大事耶伊訓太甲之泰誓武成

義于正始而必曰正月必曰一月十日十日十日十日

月神宋月而必曰正月必曰一月十日十日十日十日

授時則以正朔行事之說也然即以書證之虞書正

首謂商以十有二月為歲首而必以十有一月為歲

惑於書者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三十有二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句解

而從乎王則周正夫子因其不齊所以告顏子為
邦而以為行夏之時蓋夏之首寅始春為順乎時周
之首子始春為不順乎時故也吳可翁以為商末嘗
改月周不特改月而又改時王陽明亦云商書十有
二月則商必不改月春秋書春正月則周必改月
余兩仲亦云古者改朔不改月惟正月則周此言直
載乎書與春秋可以存其是矣然而春秋者編
年紀月之書固常以春秋正書也諸儒又引史記泰
家其紀春秋時月之文然史記於魯衛晉鄭齊楚世
之後如書八月庚辰葬公卒春秋卒及九月葬楚莊
王國宋之類亦皆春秋之時月也至於紀春秋漢
事始皇二十六年制曰方今水德之始朝賀皆自十
月朔則似為改朔之始矣今水德之始朝賀皆自十
三月繼書十月既改以後始皇三十七年先書十
十一月繼書七月九月此固其可徵者也顧政泰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句解

秋主周正則強解六月諸詩謂皆周月而於伊訓則
引顧命君薨即位之說謂元祀之十二月為太甲即
位之月其祀之十二月為喪滿之月皆為子以
強證商之以二月為正月則與主夏正者強孟子之
十一月中或周正或夏正主周正則強夏正之說一
氏傳中或周正或夏正主周正則強夏正之說一
主夏正則強周正之文解入夏正總由昧於古之三
通乎俗而不知周人立言有或周正夏正之不同也
隱公穀梁曰將以讓桓也公羊曰將平國而反之
桓也穀梁曰將以讓桓也公羊曰將平國而反之
國之實心矣而夫以讓桓也公羊曰將平國而反之
原書即位而夫以讓桓也公羊曰將平國而反之
先啟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君臣已文定曰內不承國於
亂造端篡竊所由以起春秋首繼之以明大法也如
二傳之說則隱公有爭國之實跡矣而且以為春秋
不正其始則仍是舊史原書即位而夫子削之以示
其罪也說雖不合其以為出於夫子削之以示
一然而不能無疑焉使隱公當日果志存乎讓桓則
必不修即位之禮既無修即位之禮則舊史不書而
非夫子削之也使隱實修即位之禮舊史必書即位
舊史既書即位也夫子亦無隱而知之禮據乎讓桓削
即承國於先君而自立夫公穀之說難據矣使隱公
不承國於先君而自立夫公穀之說難據矣使隱公
以不削桓宣以罪其弑君自立何以不削定公以罪
其內無所承乎如云桓宣之即位夫亦為示其意以
臣無隱先君之心則定公之書即位亦為示其意以
何不并書隱公之即位以示其受諸大夫之推戴不
特未承先君之國而且大違先君之命乎是伊川文
斷舊史據事之實夫子削之文也蓋隱公不修禮為

耳異
以為齊桓之盟以不日為信日者機不月者讖他謀
侯之盟以日為信不日者讖不月者讖然則葵丘何
桓之離盟參盟不一讖而晉世伯之盟獨不謹於葵
卑馳讖耶或以為盟而日者謹之也然何以於齊桓
之盟獨謹葵丘於晉世伯之盟獨不謹於葵於蒯祝
柯卑馳耶當是載書之初桓以示信義不矢日以嚴
諸侯其他亦矢日則日不矢日則不日故日不日有

欽定四庫全書

孝經家語集注

卷一

七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仲子卒塋無坎左氏以為豫山事者以明年十二月書葬卒塋於木八春葬之前故曰不及也夫生存來者疑卒塋於木之事若卒塋逾年則謂亦無所用之然燭固為必無之事若卒塋逾年則謂亦無所用之然燭傳公成風卒塋逾五年而秦人歸棧則不及事者容或然也禮之變也既可以不及事則亦可以豫於是年而經不書耶左氏之非也抑又安知不卒塋於是而下贈諸侯之妄儼然以仲子而配惠公所以示貶也伊川以為不天亂倫是已而又以為王不去天為春秋始見天王之義而不知舍燭成風而王不稱天者以前後荒塋有夫人小君之稱故不稱天以見其真不可夫人小君也七未見荒塋未見有夫人小君之稱故不去天獨為嚴重之辭以著其潰亂之實也其

書天子書宰又書名者天王既使宰宰既稱名魯史書之夫子亦直書以著其非益天王不當賜而賜賂不當使宰而使宰宰不當稱名而稱名當時漬亂本自如是夫子因如此書以其漬亂如謂是夫子名宰以治其罪因使舊史原不書名夫子何從得宰之名而書之耶又春秋紀事之書雖或聞文必有闕於前後之事其書此者使後人攷於惠公之寵仲子桓公為仲子所出而隱之所以攝位而志存乎謀桓也其然書於國史之非禮則因事以著而已而豈專為貶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陸氏鍾氏呂氏皆以爲公及之韓與宋夫盟故沒
公不書然及戎盟唐及昔人盟浮來不許而此韓殊
欽定四庫全書

無義已專盟則不待至澳梁而始過刺天下之大夫
陪臣已專盟則不待至澳梁而始過刺天下之大夫
宋大夫內大夫不名者義不係乎名內大夫宋大夫
不名者春秋之初會盟侵伐尚不名大夫也義疑於
及高侯盟及處父盟之不稱公以示卑然盟高侯則
出我之國都盟處父則在我之國都此盟於宿不可
知其非來聘而及之盟也及為父之盟公不書則
大當與莊之及高侯之及處父同為在喪而專盟
大沒公不書以示敗而非諱矣又春秋及外大夫
專盟多不稱公親於及昔人盟浮
來稱公則亦不可以一例論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朝也夫使祭伯之來果行朝禮則宜直書來朝以明